

□卞文志

坚持不懈收藏汉画像

北京鲁迅博物馆、南京鲁迅纪念馆、绍兴鲁迅纪念馆、广州鲁迅纪念馆等藏有鲁迅收集的大量物品，鲁迅收藏的门类颇为广泛，有碑帖，有汉画像，有版画，有笺纸。鲁迅先生的古物收藏，与他的思想、文学创作和美术事业都是密切相关的。

文学之外的鲁迅，为何对美术颇有研究？从人们耳熟能详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一文中，能够窥见他自童年时期就产生的对于美术的浓厚兴趣：“用一种叫作‘荆川纸’的，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，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。读的书多起来，画的画也多起来；书没有读成，画的成绩却不少了……”后来鲁迅还买了许多画谱，买到收藏的画谱有石印的《芥子园画传》四集，《天下名山图咏》《古今名人画谱》《海上名人画稿》《点石斋丛画》《诗画舫》，还有木版的《晚笑堂画传》等。

1912年鲁迅到北京之后，由收集碑刻拓片开始接触汉画像。

汉画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底蕴，以及其折射出的汉代社会精神风貌，深深吸引了鲁迅。汉画像更是我国传统石刻艺术的瑰宝，堪称最早的浮雕艺术，古代的墓穴、门阙、祠堂、井栏、桥身等，都有大量的石刻画像存世，其中尤以山东嘉祥、河南南阳数量最多，艺术成就最高。作为汉代的一种造型艺术，汉画像就其制作的过程和表现方法而言，属于雕刻的范畴；但就其整体的艺术形式而言，又属于绘画的范畴，因此，人们将其命名为汉画像石，简称“汉画像”。

1913年9月，鲁迅获得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，鲁迅对这些汉画像拓本极为喜爱，专门在一张纸上一一列明题目、所在地、著录情况，并特意注明：“以上十石在山东图书馆，尚有十七石在学宫。前十石胡孟乐自山东来，以拓本见予。”这可以算作鲁迅收集汉画像的开始。1915年之后，鲁迅逐渐将搜集金石拓本的兴趣转移到汉画像上来，直到去世前的两个月，都没有放弃过这项爱好。

许寿裳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·提倡美术》一节中说，鲁迅“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，不但注意其文字，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，是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。他曾经告诉我：汉画像的图案，美妙无伦，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。即使是一鳞一爪，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，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，了不得，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。”鲁迅花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收集汉画像及唐代的石刻图案拓本。据有关资料介绍，鲁迅收藏的金石拓片总数超过6000枚，其中，汉画像石拓本600余张，足见汉画像是鲁迅收藏中的重要类型。

对汉画像的艺术主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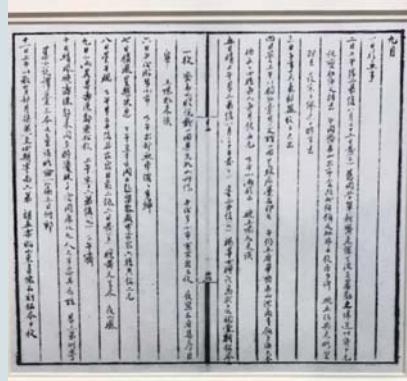
鲁迅收藏汉画像，主要着眼于其美术价值。汉画像线条的流畅奔放、物象的栩栩如生、形式



汉画像《王母赏月》

鲁迅与汉画像的深厚情缘

10月中旬，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联合举办的“鲁迅的文艺道路——不隔膜，相关心”主题展开幕，展出鲁迅手稿、文集初版本、译作、美术设计、版画收藏等珍贵实物。可以说，鲁迅的一生既是读书的一生，也是热衷于收藏的一生。作为读书人，鲁迅最钟情的收藏虽然是书籍，但其收藏范围非常广泛，特别是汉画像。



1913年9月11日的鲁迅日记，记录当日收到十枚山东画像石刻拓本，鲁迅自此开始收集、研究汉画像。

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《鲁迅藏汉画像》



鲁迅收藏的汉画像拓片

运用，可以说，这是鲁迅对汉画像研究的独到贡献。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。而他在8月18日致朋友王正朔的书信中，依然表达了对新发现汉画资料的真诚渴望：“桥基石刻，亦切望于水消之后拓出，迟固无妨也。”他希望友人能在水消之后，拓出淹没在水中的桥基汉画像石。

与山东汉画像的缘分

鲁迅先生生前所藏汉画像石拓片颇丰，搜集范围在山东、河南、四川、江苏、甘肃五省，尤其与山东汉画像甚有缘分，搜集、关注时间长达二十多年。

1913年，鲁迅接触到山东汉画像石拓片，友人胡孟乐赠送给他的画像石拓本共十枚，都出自嘉祥，令鲁迅对汉代画像石拓本的兴趣与日俱增，1915年他从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五十一枚，当月他又到琉璃厂数次，其中四次购买了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。鲁迅1923年出版的书籍《桃色的云》，其封面装饰就是选取了武梁祠石刻中的云纹图案。

鲁迅先生对武梁祠画像印象深刻。他在《朝花夕拾·后记》中写道：“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，多喜欢绘画或雕刻古来帝王、孔子弟子、孝子之类的人物。宫殿当然一概不存了；石室却偶然还有，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。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……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，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。”

鲁迅在北京收集古物的主要场所是琉璃厂，《鲁迅全集·日记》中多次记载其经历，《丙辰日记》（1916）载，正月十二日，“汪书堂代买山东金石保存所藏石拓本全分来，计百十七枚，共值银十元，即还讫，细目在书账中。”除了到琉璃厂一带购买汉画像的拓本，鲁迅还托人到画像石的原地寻访或拓印。在一册《金石杂件》手稿中，有鲁迅开列的请人代为搜集、拓印汉画像的目录，上面记有山东济南、曲阜、兰山、嘉祥、金乡等14处山东金石保存所收藏汉画像石的情况，并注明对拓本的具体要求：“一、用中国纸及墨拓；二、用整纸拓全石，有边者并拓边；三、凡有刻文之外，无论字画，悉数拓出；四、石有数面者，令拓工注明何面。”1916年1月12日，鲁迅收到汪书堂代购的山东金石保存所收藏的全部拓本，共117枚，其中有汉画像10枚、嘉祥画像10枚、汉画像残石2枚。

鲁迅早期的汉画像收藏，以山东出土者为最多。在对这些汉画像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，鲁迅一度决定编辑一部《汉画像集》，并拟定了目录，分别为阙、门、石室、食堂、阙室画像残石、摩崖、瓦甓七篇。其中第三篇石室分为三卷，包括山东肥城的郭巨石室画像（亦称“孝堂山石室画像”），山东金乡的朱鲔石室画像，山东嘉祥武宅山武氏祠石室画像。武氏包括武梁、武班、武荣，画像分布于右室、前室、后室、左室等处。由此可见，鲁迅的确是想就自己的收藏，编成一部体例完整、内容丰富的《汉画像集》。

的别具一格，给鲁迅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从美术的角度，肯定了汉画像的艺术价值。他赞美汉人的“闳放”精神，在《看镜有感》一文中写道：“遥想汉人多少闳放，新来的动植物，即毫不拘忌，来充装饰的花纹。唐人也还不算弱，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，多是羊，虎，天禄，辟邪，而长安的昭陵上，却刻着带箭的骏马，还有一匹鸵鸟，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。”从大量的汉代画像石拓片中，鲁迅敏锐地发现，这些看似古老残缺的艺术品中，依然蕴含着新鲜的艺术生命与光芒。

在著名秦汉史专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所写的《鲁迅读汉画》一文中，写到鲁迅对汉画的关注、研究：“鲁迅收集汉画的努力，表现出对于这种古代文化遗产的倾心热爱。他除了向友人指出这些文物‘颇可供参考’（1934年2月20日致姚克信）外，又曾表示，其中‘极难得’者，‘倘能遇到，万不可错过也。’对于‘我有一点而不全’，鲁迅心存遗憾（1934年3月6日致姚克信）。”

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“鲁迅的艺术世界”馆藏文物展中，曾展出了一本《秦汉瓦当文字》，这是鲁迅1915年根据程敦本进行影摹成册，线条细致纯熟，十分精美。其中折射的，更是鲁迅对于美术一生的热爱。该展览同时也展出了多幅鲁迅所收藏的汉画像拓片，包括一幅象人斗兽的南阳汉画像。据介绍，该画像的左侧展示了一位戴面具的“象人”，正赤手空拳与猛兽相搏。“他戴上了大象的面具，化身为‘象人’，有了无上的神力与大型的兽类搏斗。”鲁迅不仅注重收藏，更重视对汉画像的研究，有专业人士指出，鲁迅对于汉画像拓片的出土地点特别关注。鲁迅对于某些汉画像拓片判断为“赝品”“翻刻”的意见，也体现出他的汉画像鉴定功夫。

“惟汉代石刻，气魄深沉雄大，唐人线画，流动如生，倘取入木刻，或可另辟一境界也。”在鲁迅1935年9月9日致友人李桦的信中，曾留下这样一段文字。字里行间，流露出的是鲁迅对汉画像石的真诚赞美。在艺术形式上，汉画像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，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，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。

鲁迅更将汉画像的元素，植入到了中国的书籍装帧、新兴版画艺术中。他突破了汉画像研究只局限于考古学和金石学领域的局面，而注重其在艺术领域的